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072 字数185 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5/8 插页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定价(3) 0.74元

出版說明

本書是作者一九三三年以前出版的雜文集中未曾編入的雜文、以及新詩和舊體詩的合集，原書曾經作者親自校訂，於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這次重印，基本上按照原來的體例，但有幾篇可作備考的別人的文章，在初版中沒有編入，作者後來曾親自鈔出，預備印入《集外集拾遺》，現在都移置于本書正文之後，以便參考。舊體詩部分增加了二十九首，新詩也增加了一首。本書共收雜文二十五篇，新詩六首，舊體詩四十三首，編校後記十二篇，是作者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三五年的作品。

本書這次出版，曾參照原稿或原書、以及各篇最初發表時的報刊加以校勘。同時，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附在全書的後面，在正文中則標以1、2、3……的號碼。

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本書編入第七卷；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的《魯迅三十年集》，本書也曾收入。

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不妥、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懇切希望讀者指正。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序言.....	1
---------	---

一九〇三年

斯巴达之魂.....	7
說鉛.....	16

一九一八年

✓ 梦.....	25
✓ 爱之神.....	26
✓ 桃花.....	27
✓ 他們的花园.....	28
✓ 人与时.....	29
渡河与引路.....	30

一九一九年

✓ 他.....	35
----------	----

一九二四年

“說不出”.....	39
記“楊樹達”君的襲來.....	40
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	47
烽火五則.....	49
“音樂”？.....	50
我來說“持中”的真相.....	52

一九二五年

咬嚼之余.....	55
【備考】：“無聊的通信”(仲潛，伏園)	
關於《咬文嚼字》(仲潛，伏園)	
《咬文嚼字》是“濫調”(潛源，伏園)	
咬嚼未始“乏味”.....	65
【備考】：咬嚼之乏味(潛源)	
雜語.....	70
編完寫起.....	72
【案語】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叙傳略.....	75
【備考】：自傳	
田園思想.....	81
【備考】：來信(白波)	
流言和謊話.....	86

通信(复锡江).....	88
--------------	----

一九二六年

《凝华鬢》題記.....	91
《穷人》小引.....	92
通信(复未名).....	96

【备考】：来信(未名)

一九二七年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01
---------------	-----

一九二九年

关于《关于紅笑》.....	111
通訊(复张逢汉).....	116

【备考】：关于孙用先生的几首譯詩(张逢汉)

一九三二年

《淑姿的信》序.....	123
--------------	-----

一九三三年

选本.....	127
---------	-----

詩

一九〇一年

自題小像	133
------	-----

一九一二年

哀范君三章	137
-------	-----

一九三一年

送 O. E. 君携兰归国	141
無題	141
贈日本歌人	142
湘灵歌	142
無題二首	148
送增田涉君归国	144

一九三二年

無題	147
偶成	147
贈蓬子	148
一二八战后作	148
自嘲	149
教授杂詠四首	150

所聞.....	151
無題二首.....	151
無題.....	152
答客誦.....	152

一九三三年

二十二年元旦.....	155
贈画師.....	155
題《吶喊》.....	156
題《彷徨》.....	156
悼楊銓.....	157
題三义塔.....	157
無題.....	158
悼丁君.....	158
贈人二首.....	159
無題.....	159
無題.....	160
阻郁達夫移家杭州.....	160
贈鄒其山.....	161

一九三四年

報載患腦炎殘作.....	165
無題.....	165
秋夜有感.....	166

一九三五年

亥年殘秋偶作.....	169
-------------	-----

附录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

《奔流》編校后記(一——十二).....	173
----------------------	-----

編后雜記.....	211
-----------	-----

注釋.....	213
---------	-----

序 言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概“悔其少作”¹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儿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没有变。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吃惊的是霁云先生竟抄下了这么一大堆，连三十多年前的时文，十多年前的新诗，也全在那里面。这真好

像将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害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

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錠”的最初的介绍，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髮大叫，抱書独行，無泪可揮，大風灭烛”²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³的影响的，例如“涅伏”⁴，就是“神經”的拉丁語的音譯，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⁵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霽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話；也做了几首新詩。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詩，——只因为那时詩壇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熱鬧；待到称为

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⁶，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與後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收在《熱風》里，漏落，還是故意刪掉的呢，已經記不清，幸而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只有幾篇講演，是現在故意刪去的。我曾經能講書，却不善於講演，這已經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記錄的人，或者為了方音的不同，聽不很懂，於是漏落，錯誤；或者為了意見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確，我以為要緊的，他並不記錄，遇到空話，却詳詳細細記了一大通；有些則簡直好像是惡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說的正是相反的。凡這些，我只好當作記錄者自己的創作，都將它由我這裡刪掉。

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却並不後悔，甚而至於還有些愛，這真好像是“乳犢不怕虎”⁷，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自有天真存在。現在是比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於自己之處。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⁸，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於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德⁹；我却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里去，淹得他兩眼翻白¹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

魯迅記於上海之桌面書齋。

一九〇三年

斯巴达之魂¹

西历紀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澤耳士大举侵希腊²。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軍数千，扼温泉門（德尔摩比勒）。敌由間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軍歼焉³。兵气萧森，鬼雄昼嘯，迨浦累皆之役⁴，大仇斯复，迄今讀史，犹慷慨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貽我青年。嗚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⁵之男子乎？必有擲笔而起者矣。譯者無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噫，吾辱讀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依格那海上之曙色，潛入摩利遜之灣，衣馱第一峰之宿云，亦冉冉呈霽色。灣山之間，温泉門石壘之后，大無畏大無敌之希腊軍，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腊同盟軍，露刃枕戈，以待天曙。而孰知波斯軍数万，已乘深夜，得間道，拂晓而达衣馱山之絕頂。趁朝暾之瑟然，偷守兵之微睡。如长蛇赴壑，蜿蜒以逾峰后。

旭日最初之光綫，今也閃閃射壘角，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其語人以昨日戰爭之烈兮。壘外死士之殘甲累累成阜，上刻波斯文“不死軍”三字，其示人以昨日敵軍之敗績

兮。然大軍三百万，夫豈能此敗北，夫豈消其銳氣。噫嘻，今日血战哉！血战哉！黎河尼佗終夜防御，以待袭来。然天既曙而敌竟杳，敌幕之烏，向初日而噪，众軍大惧；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齎不及防之警报至。

有奢刹利人曰爰飞得者，以衣馱山中峰有他間道告敌；故敌軍万余，乘夜进击，敗佛雪守兵，而攻我軍背。

咄咄危哉！大事去矣！警报戟脑，全軍沮喪，退軍之声，囂囂然挟飞塵以磅礴于軍中。黎河尼佗爰集同盟将校，以議去留，僉謂守地既失，留亦徒然，不若退温泉門以为保护希腊将来計。黎河尼佗不复言，而徐告諸将曰，“希腊存亡，系此一战，有为保护将来計而思退者，其速去此。惟斯巴达人有‘一履战地，不胜則死’之国法，今惟决死！今惟决死战！余者其留意。”

于是而胚罗蓬諸州軍三千退，而訪嘻斯軍一千退，而螺克烈軍六百退，未退者惟刹司駭人七百耳。慨然偕斯巴达武士，誓与同生死，同苦战，同名誉，以留此危極凄極壯絕之旧垒。惟西蒲斯人若干，为反复無常之本国質，而被抑留于黎河尼佗。

嗟此斯巴达軍，其数仅三百；然此大無畏大無敌之三百軍，彼等曾临敌而笑，結怒欲冲冠之长髮，以示一瞑不視之决志。黎河尼佗王，亦于将战之时，毅然謂得“王不死則国亡”之神誡；今無所迟疑，無所犹豫，同盟軍既旋，乃向亞波罗神而再拜，从斯巴达之軍律，輿櫬以待强敌，

以待战死。

嗚呼全軍，惟待战死。然有三人焉，王欲生之者也，其二为王戚，一則古名祭司之裔，曰豫言者息每卡而向以神誠告王者也。息每卡故侍王側，王窃語之，彼固有家，然彼有子，彼不欲亡国而生，誓願殉国以死，遂侃然謝王命。其二王戚，則均弱冠矣；正撫大好頭顱，屹立陣頭，以待进击。而孰意王召之至，全軍肃肃，謹听王言。噫二少年，今日生矣，意者其雀躍返国，聚父母亲友作再生之华筵耶！而斯巴达武士豈其然？噫，如是我聞，而王遂語，且熟視其乳毛未褪之顏。

王“卿等知将死乎？”少年甲“然，陛下。”王“何以死？”甲“不待言：战死！战死！”王“然則与卿等以最佳之战地，何如？”甲乙“臣等固所願。”王“然則卿等持此書返国以报战状。”

异哉！王何心乎？青年愕然疑，肃肃全軍，諦听諦听。而青年恍然悟，厉声答王曰，“王欲生我乎？臣以执盾至，不作寄書邮。”志决矣，示必死矣，不可夺矣。而王犹欲遣甲，而甲不奉詔；欲遣乙，而乙不奉詔。曰，“今日之战，即所以报国人也。”噫，不可夺矣。而王乃曰，“伟哉，斯巴达之武士！予复何言。”一青年退而謝王命之辱。飘飘大旗，荣光閃灼，於鏖豪杰，鼓鑄全軍，諸君諸君，男兒死耳！

初日上，征塵起。睜目四顧，惟見如火如荼之敵軍先鋒队，挟三倍之势，潮鳴电掣以陣于斯巴达軍后。然未挑